



早到的春天

Zao Dao de Chuntian

[美] 珍妮·贝坦考特 著 张建平 译

| 漂 | 流 | 瓶 | 文 | 学 | 馆 |

早到的春天

Zao 1 21 ntian

[美] 珍妮·贝坦考特 著
张建平 译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到的春天 / [美] 贝坦考特著; 张建平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5.5
(漂流瓶文学馆)
ISBN 978-7-5332-8491-6

I. ①早… II. ①贝…②张… III. ①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2447号

漂流瓶文学馆

早到的春天

[美] 珍妮·贝坦考特 / 著 张建平 / 译

责任编辑 孟凡明

装帧设计 武岩群

封面插图 林泽峰工作室

内文插图 孙静工作室

出版人 傅大伟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临清市万方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45毫米×210毫米 32开

印 张 7

I S B N 978-7-5332-8491-6

定 价 18.00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5-8号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Copyright © 1990 by Jeanne Betancour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rlotte Sheedy Literary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2015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82098710

序

◎ 徐 鲁

世界上流传着许多有关神奇而美丽的“漂流瓶”的故事……

1784年，40多位日本水手在海上遇难，海浪把他们冲到了太平洋中的一个珊瑚礁上，极度的饥寒使他们失去了生还的希望。弥留之际，一位名叫松山的水手，在一小块木头片上简单地记下了遇难经过，并把它装入瓶内封好口，把瓶子扔进了大海。1935年，这只漂流瓶神奇地漂到了松山的家乡，仿佛把漂泊者的灵魂带回了故土，乡亲们这才知道了先辈们遇难的经历。

1954年，17岁的英国少女贝尔娜在瓶子里装进一封信，向不知名的朋友表达了相互通信的愿望，然后她把密封的瓶子抛进了英吉利海峡。1987年，已经50岁的贝尔娜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荷兰的复信，写信人说，不久前他在海滩散步时才捡

到了这个漂流瓶。

瑞典远洋轮船上的年轻水手雅克，在烦闷的航行中丢进大海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一封信，信中请捡到瓶子的人给他回信。瓶子漂到了意大利西西里岛，一位少女拾到了瓶子，回了信。后来两个人不断地鱼雁传书，1958年他们在美丽的西西里岛举行了婚礼。

.....

“漂流瓶”，有着浪漫、梦想、神秘的期待、无限的可能等等寓意。“漂流瓶文学馆”给我们送来的，也是类似这样一些神奇和美丽的故事，这样一些漂航过浩瀚无边的海洋而不沉、穿越过漫无际涯的岁月而抵达人心的温暖的童书。

世界上也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些优秀的童书，它们就像人们扔进大海的漂流瓶一样，无论漂到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小岛和哪条海岸线上，无论你说的是怎样的母语，也无论你是黄皮肤、白皮肤，还是黑皮肤的读者，你都能读懂它们、喜欢它们，并且从这些书中获得阅读的惊喜与温暖，获得成长的启迪与感动，甚至获得生命和灵魂的洗礼与提升。

“漂流瓶文学馆”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些从全世界范围内精挑细选出来的、可以任意漂洋过海、“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童书杰作。

首先，这不是一套“此时此刻”的书，而是一套“一生一世”的书，一套“一辈子”的书。

能够入选“漂流瓶文学馆”的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杰作”级的，具备了美好和丰富的想象力、全人类所尊崇的道义感、健全的少年人格魅力、积极向上的坚忍不拔的成长“正能量”，以及对于国际和历史的广阔认同，对于人类文化的古典美、现代美的高度敏感等等品质。它们在文学上显示出来的纯正品质，也正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品牌价值”。我想，出版者以“漂流瓶文学馆”为丛书名，不仅是与该社已有的“漂流瓶绘本馆”相呼应，更重要的，是在向一种美好、崇高、纯正的儿童文学标准致敬。

其次，这套书的题材斑斓多姿、丰富多元。

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儿童文学名家杰作，向小读者呈现了斑斓多姿的人类童年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道小径分叉的成长风景。

就目前选入的这些作品来看，其中有野性呼啸的动物小说《最后的狼》，有惊心动魄的探险小说，有清新而细腻的、向着少年内心走去的成长小说《早到的春天》，有描写少年之间

的友谊、表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少年的相互沟通与认同的青春小说《美丽的糖枫树》，也有探索 and 解决少男少女成长中的迷茫与困惑等难题的心灵成长小说等。

这是一些优质的“儿童文学种子”。

这些作品都出自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手，在引进中国、译为汉语之前，都曾经过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读者、家庭阅读、传播时间，乃至世界童书市场的检验。

在我的印象里，明天出版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挑选和引进优秀的童书。这使明天出版社在当时和后来的国内少儿图书出版界，一直开风气和市场之先，说它“开启和引领了引进外版童书的一个时代”，似乎也不为过。这其中有一个很得力的因素，是明天出版社拥有一个以傅大伟先生为领导的眼光专业、目标明确、能持续跟进的版权引进团队。三十多年来，他们和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童书出版机构建立了密切而稳定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就从品种和质量上保障了选入“漂流瓶文学馆”的作品均非“一时之选”，而是经过了多年来的积累、淘洗、检验、对比之后，才精挑细选出了这么一些优质的“儿童文学种子”。

诗人惠特曼说过，有了优秀的读者，才有可能造就优秀的

作家和诗人。是的，再美好、再优秀的书，如果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读者，它就仍然如一只没有被人捡到、没有被打开的漂流瓶一样。

现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儿童文学“漂流瓶”，已经被你们捡起在自己的手上了。

我相信，你们已经满怀好奇，正在打开某一个神秘的瓶子。

此时，我又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有关漂流瓶的故事：1937年，世界著名富孀苔丝·亚历山大把一只密封的瓶子扔进了大海，瓶子里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将把自己的全部财富交给发现这只瓶子的幸运儿……

其实，每一本优秀的书，都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一本本优秀的书在人间漂流，就像神秘的漂流瓶在海洋中和海滩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幸运儿”。你看，美国作家珍妮·贝坦考特在她的《美丽的糖枫树》的开头，就这样写道：“亲爱的安娅：你真了不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灵感……”

那么，所有来到了“漂流瓶文学馆”，捡起了文学“漂流瓶”的少年朋友，你们是幸运的，我祝福你们！

2015年早春时节，东湖之畔

第一章

伊丽莎白·盖纳还没看见布拉德·马尔维勒的绿色小卡车，就先听到了车子噗、噗、噗的声音。不一会儿，车子就在她的身边停了下来。

“哎，”布拉德叫道，“想搭车回家吗？”

伊丽莎白摇摇头，继续走她的路。

“上来吧，莉兹^①。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只是想让你搭个车。”

时值二月，伊丽莎白感到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想到自己背着装得满满的书包还得再走四分之三英里的路，尽管她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从来不接受布拉德·马尔维勒让她搭车的建议，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了。

“好吧，”她答道，让书包滑落到了地上，“我带了很多东西。”

^① 莉兹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她上了车，把书包放在两人中间面子已经破旧的座椅上，感受到了汽车空调器里吹出来的一股令人舒服的暖风。布拉德侧过头来朝她笑笑。

“外面冷极了。”她说。

布拉德慢慢地将车子开回车水马龙的街上。莉兹想，布拉德打小时候起就那么喜欢卡车。她还记得，五岁的时候，她和布拉德一起在她家的后院里玩布拉德的玩具卡车。他们用吊车吊石头，用挖掘机运沙子。那些车子常常让她玩得很高兴。她又想，当年在天主教初级中学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闲逛。二十个人组成的班级，人人都是朋友，形成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大集体。这时，车子打了个急转弯，驶上了林肯大街。一只空啤酒罐滚到了她的脚边。她把啤酒罐踢回到椅子下面，同时意识到，如今她在初中的朋友已经屈指可数了，她跟其他人疏远了。她暗自思忖，在高中里，有那么多同学可以选择，每个人都能找到与自己脾气相投的人一起玩。她侧过脸去看着布拉德。对她来说，他偏偏不属于那些人中的一个。可怜的布拉德，人高马大，嗓门也挺大，却资质愚钝——老与不及格打交道。

“这么说来，”布拉德说，“你的朋友本一定非常高兴啦。”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不过，我看你会很伤心的。你再也做不成他的‘头儿’了。”

“我和本·李？你在说些什么呀？本只是我在科学实验室里

的拍档。”

“可你老是跟他在一起。”

布拉德用眼梢的余光看着她。她脸红了吗？

“那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学习嘛。”莉兹解释说。

她移动了一下身子，避开座椅里一根断了的弹簧。关于本，布拉德想要告诉她什么呢？她也许不算是本的女朋友——他的“头儿”，但是据她所知，别的女生也都不是的呀。她叹口气，等着布拉德把他心里想着的事儿告诉她。

“这么说来，你没听说？”他幸灾乐祸地咧嘴一笑。

“听说什么呀？”

“我们班新来了一个女生。一个漂亮的中国少女。”

“布拉德，”她问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我们班新来了一个女生，是个亚裔美国人，说不定还是个中国人？”

“是啊，一个斜眼角人^①。靓极了。这下，那个中国人本就有一个同类做伴了，”他朝莉兹眨眨眼睛，“把漂亮的美国姑娘留给我。”

他打开收音机，从摇滚台调到爵士台。

莉兹暗暗赌咒发誓，今后不管天多冷，书多沉，都不再搭布拉德·马尔维勒的车子回家，因为要搭他的车就得跟他说话，而跟他说话就会来气，这样太划不来了。

^① 斜眼角人 (slllt-eye)，是对东方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的贬称。

她望着窗外，数着街面上的房屋。那些房屋的正门上仍然挂着过圣诞节时的花环，绿色的枝叶已经干枯，花环成了一个圆圈。她在猜测，那个新来的姑娘是什么模样。

驶过六只花环后，布拉德将小卡车驶进了莉兹家的车道。莉兹下了车，欣慰地看着她家木框架的黄房子。她把书包从卡车座椅上拖过来，往肩上一挂。

“谢谢你让我搭车。”她说，勉强挤出一丝礼节性的微笑。

“明天见。”布拉德咧嘴一笑。

布拉德将车子发动起来，倒出伊丽莎白家的车道。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厉害。莉兹刚才说，本不是她的男朋友，他感到高兴。他确信莉兹知道他喜欢她。他经常让她从学校搭车回家。他刚才对她说“把漂亮的美国姑娘留给我”，目的就是要告诉她，自己喜欢她。他把收音机调回摇滚台，大声吼起来，同时用手掌拍打着方向盘，合着收音机里播送的歌曲节奏。

伊丽莎白站在卧室中央，想着布拉德。她问卧室的四壁：怎么会有他这样的人，种族主义这么严重，根子里这么粗俗？

她在写字桌旁坐下，拿出作业本。现在是她高中二年级第二个学期的第二个月，她的成绩在班里排名第二。她并不认为班级排名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她的爸爸妈妈却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既然她在圣彼得天主教初级中学时是最优秀的学生，在高中里也能够名列第一。她对他们说，班级排名算不上什么大事。在一年

级刚开学的时候，她在班级排名上的竞争对手、成绩最优秀的同学搬到拉特兰来了。他的名字叫本·李。

四点十五分，电话铃响了。伊丽莎白还没拎起话筒，就知道准是她最好的朋友特里打来的。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一到家，就会给对方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对方一声。她们从七年级时就开始这么做了，当时特里刚刚从伊丽莎白家的隔壁搬到北大街去。

“你知道我们班新来了一个女生吗？”伊丽莎白问特里。

“是吗？她是谁？长什么样？”

“我还没见过她，是布拉德·马尔维勒告诉我的。”

“布拉德告诉你的？那他一定告诉你她长什么样了，反正不是‘好一头母猪’，就是‘妖精’。到底是哪一种呀？”

“她说她挺靓的，还说她是……”伊丽莎白欲言又止。

“还说她什么？”

“是个亚洲人。他认为本会喜欢她，因为她是个中国人，反正是这些地方的人。”

“我看这样对他有利。”特里评论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就会发现，本八成会喜欢和一个跟他同类的人做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一年级里有两个女生是日本姑娘，高年级的彼特是韩国人，”伊丽莎白说，“本从来不跟他们一起玩。”

“你说得不错，”特里回答说，“他大部分时间跟我们在一起。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他只是不喜欢他们。”

“也许是吧。” 特里表示同意。

那天晚上，像每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一样，伊丽莎白用肉酱拌意大利式细面条做晚餐。她的母亲还穿着护士助理的制服，在做色拉。

伊丽莎白从炉灶前走开，站在母亲面前，突然问道：“你觉得我看上去怎么样？”

黛安娜·盖纳从砧板上抬起头来打量着女儿：“很好，你看上去很好呀。怎么啦，你做了什么改变？”

伊丽莎白回到炉灶前。

“没有。我还是原来的我。” 她说，又往肉酱里倒了一些牛百叶粉。

“你认为我应该做些改变吗？我是说改变一下发型，比如把它弄直什么的？”

“我喜欢你的鬈发。有些女人为了有一头天生的鬈发，让她们献出右臂她们都干。”

“那么，我或许应该将头发染一下。你知道，我想染成更深的棕色或黑色。”

她得了二月忧郁症，黛安娜心想，春天会使我们全都振作起来。

“说真的，宝贝，” 她安慰女儿，“我喜欢你的头发保持现

在这个样子。”

“但是，你认为我的个子太高，对不？”

“你是说，你留着自然的浅棕色髻发显得太高，而改成深色直发就会显得矮一点？那反差多大呀！”

“你不必真的做出决定，妈，”莉兹搅着肉酱，“我只是问问罢了。”

第二天早晨，莉兹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艰难地走着，冷风像针一样刺着她的腿。我真该在牛仔褲里面穿上连裤袜，并且奔跑一段路，让身上有点热气，她暗自想道。学校的班车在她身后咿啾咿啾地拐弯，校车里挤满了幸运的学生，他们都居住在离伊桑·艾伦高级中学一英里之外。

校车从莉兹身边驶过时，她放慢了脚步，抬起头来。本·李正敲打着窗玻璃，向她招手。他用食指和中指亲昵地做了个走路的手势，意思是等下车后会走过来接她。莉兹也向他招招手，然后继续往小山上走去，心里在回想着他们一起上自然科学课的情景。她想知道，那个新来的女生是不是也在车上，会不会很快就代替自己成为本在实验室里的拍档。我会嫉妒的，她心想。这让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几分钟之后，本朝她走来。

“嘿，莉兹。”他满脸带笑，显得文静而又非常泰然，一副很有节制的样子。



莉兹觉得他的这种样子既令人着迷又让人恼火：一方面她喜欢本的神秘兮兮，另一方面这样一来又很难猜得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她突然意识到，本的所思所想对她非常重要。

“嗯，”她应了一句，“你好吗？”

“还行。你把实验室里用的干酪包布带来了吗？”

她把手伸到背后拍拍书包说：“带来了。”

“我把海绵也带来了。”

“好。”她说。

他又笑了。

她也再次嫣然一笑。

现在，她觉得暖和多了。

本和莉兹在同一个自然科学、数学和英语大班。他还在另一个历史和物理班。她选修绘画，而他则选修音乐。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年级教室——他们第一学期的英语课就是在这个教室里上的——他们挨着坐在第三排。特里坐在伊丽莎白的另一边。他们的另一个朋友乔伊坐在特里的前面。布拉德·马尔维勒坐在教室右面的后排。他总是挑选尽可能离老师远一点的座位，但同时又要靠近大门。这样，晚一点进来或者早一点出去，都比较方便。

伊丽莎白和本站在年级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特里走到他们面前。

“布拉德说得不错，”她与莉兹咬着耳朵说，“她来了。”

他们三个一起走进教室。伊丽莎白发现，她的座位被他们的新同学占住了。本也看见了新来的女生。麦迪逊先生正蹲在她身边，向她解释着什么。

上课铃响了。

麦迪逊先生站起来喊道：“同学们早上好。请大家安静，各就各位。”

“我坐哪里呀，麦迪逊先生？”伊丽莎白问道。

所有的同学都静了下来，不是看着伊丽莎白就是看着新来的女生，或者把目光在这两个人之间飞快地转来转去。

“哪里空着就坐哪里吧，伊丽莎白。”麦迪逊先生答道。

“好的。”伊丽莎白说，试图让自己显得并不在乎。

她等着所有的同学都坐下来，以便看清哪里有空位子。本在落座前先向新来的女生点了点头。莉兹极力不让自己盯着新来的女生看，但她已经注意到那姑娘多么漂亮了。莉兹断定，那是一种精致的美：淡黄褐色的皮肤，乌黑的直发。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短上衣，一件鲜亮的棉长裙。眼下正值冬季，她的这身打扮令人惊讶。在莉兹看来，比邻而坐的新女生和本显得很和谐，非常般配的一对。

当大家都落座后，莉兹朝教室后面的一个空座位走去，它在布拉德·马尔维勒的旁边。当她的身子跌进座位里去时，她的心也跌了下去。